

追憶戴運軌老師

(本文插圖刊第31頁)

● 陳 卓 (國立台灣大學物理系及物理研究所教授)

教學認真一絲不苟

歲月匆匆，戴師運軌(仲甫)先生謝世即將十載，筆者亦已由青壯而屆知命之年，回憶過去，雖曰往事如煙，然尚有數事如歷歷在目者。

民國五十一年秋，筆者尚為台大在校生，修習先生所授之理論物理課程，時台大物理研究所甫告成立，先生又兼任中央大學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長，工作繁忙，雖已年逾耳順，然精神矍鑠，講學一絲不苟，親自詳解習題，並要求諸生詳作筆記，於期末呈閱。

時筆者少不更事，自負記憶力，素無詳作筆記之習慣，及至期末，不得已而借同窗之筆記連夜趕抄後呈繳，仍為先生覺察，蒙受嚴詞訓誨。而今思之，筆記有整理思緒，幫助記憶之功，現筆者自執教鞭已逾廿載，記憶力不復少年時光，更能體會戴師對學生要求之用心，蓋好習慣應於青年時代養成。

前人種樹後人乘涼

民國六十年筆者學成歸國，執教台大母校，時先生已專任中央大學理學院院長，平時無由請益，翌年中央大學中正圖書館落成，筆者得緣前往參觀，蒙先生接見，垂詢所學，最勉有加。當時參觀中大校園，已覺其格局恢宏井然有序，前年再赴中大講演，見木已成蔭，更覺巖宮氣象，較台大猶勝，頓與前人種樹後人乘涼之感。近年來中央大學校務蒸蒸日上，更見先生當年奠基之功。

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廿六日，先生八旬華誕，門生故舊假台北僑光堂設宴祝壽，台灣物理學界及地球物理學界俊彥濟濟一堂，筆者亦恭與盛會，敬陪末座。席間吳大猷先生致詞，除盛讚先生學問道德外，提及有兩種和尚，一種是化緣的和尚，吳先生以之自況，另一種是唸經的和尚，以之喻戴師，而席間的衆多門生，就好比戴師替

國家社會修成的正果。自那次盛會之後，蒙先生見贈「八十回憶」一冊，拜讀之後，對先生的事業及志趣有更深一層的認識。其中發人深省者是：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固一樂也，然而國家社會長期出資栽培，師長辛勤灌溉的菁英，學成後却多流連異邦，未能為自己的國家社會貢獻力量，不免使這位老園丁有悵然若失之感。所幸近年來風氣稍轉，優秀青年學成歸國服務者漸增，差可告慰於先生在天之靈。

望之儼然接之也温

孔子的徒衆形容其師為：「望之儼然，接之也温」，先生庶幾近之。筆者有幸執教台大母校，研究室即先生當年作息之所，其中桌、櫃類皆舊物，睹物思人，常覺有承先啓後之責，使先生手創之台大物理系日新又新，欣欣向榮。謹以此自勉並勗勉後期同學。

民國八十一年三月十四日。